

第九章 盜版

工廠的汽笛聲喚醒了閘北的早晨。

10年之前，這裡還是寶山縣境內一片點綴著農田、農舍的不起眼的土地，隻有公雞亢奮的啼鳴，唱亮每天的破曉。現在，農家雞鳴已被宏亮百倍的工廠汽笛聲取代。猶如當年的雞鳴聲催促農民起床去下田種地，此起彼落的汽笛聲，召喚著成千上百的工人從四面八方趕來這裡的工廠上工。

鮮紅的太陽照耀的不再是沾滿露水、綠油油的庄稼，而是工廠大煙囪吐出一團團火焰、一團團煙霧，跟高處飄浮的白雲，爭奪藍色背景的天空，迎來閘北工業區又一個生機勃勃的早晨。

在閘北的東部有一條長約1700米的新建馬路，因位於寶山縣境內，故名為寶山路。在這條東西向的馬路一側，一排紅色磚砌的樓房，佔據幾十畝土地，座落著那個時代最大的華商出版企業：商埠印書館。

在商埠印書館的拳頭部門：印刷所的車間裡，印刷機長長的傳送帶，像無數頭首尾相接、壓得扁扁的長龍，正在通過跟人的身高相比，分懸在半空、頭頂、齊腰三個不同高度的油墨滾軸，瘋狂地互相追逐。在追逐的過程中，將一張張潔白的紙印成佈滿密密麻麻文字的書頁。經過三條油墨滾軸的舔壓後，壓扁的長龍消失在牆上的一個大洞裡。大洞的後面是連排鼓風機組成的干燥器，干燥器的末端，一把自動鋸刀按照固定的頻率把連在一起的書頁切開。

天花板、牆壁、整個地面由於印刷機的轉動和鼓風機的轟鳴在顫抖，到處都是刺鼻的油墨味。

印刷機的嘩嘩聲不時被工人的呼喊聲打破。穿背帶褲的工人們在印刷機的周圍推著小車，形成來來往往接近小跑步的身影。車上載著一捆一捆的紙張，一盤盤用舊的鉛字，和一桶桶用剩的油墨。

印刷車間的底端是材料部，這裡整齊堆著高達天花板的各種形號的紙張和不同顏色的油墨。商埠印書館是中國首家採用三色版和五彩石印的印刷企業，材料部裡能找到全亞洲除日本之外最罕見的印刷材料。

材料部的後面是排字車間，這裡跟印刷車間相比，安靜、干淨的多。幾十名排字工人以最高的專心和近乎宗教般的虔誠態度，擺弄著一盤盤不同形號的鉛字。在排字桌周圍的牆前，林立的白木架子上塞滿裝鉛字模型的鐵盒，層層疊疊，上上下下，像養蠶房裡的蠶床。

出了印刷所的廠房，經過一條兩邊都有玻璃窗的走廊，是樣品展覽室。這裡陳列著商埠印書館歷年出版的幾十種新型小學教課書、首期《東方雜誌》、各類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和《聖經》、中國古典書籍、以及多種彩色畫冊。除了印刷品外，這裡還陳列著商埠印書館的館址模型，其中有五樓高的名為“含芬樓”的藏書樓，和從前清直隸官書局接手過來改建而成的商埠北京印刷分廠的模型。樣品展覽室裡除實物以外的展品，還有反映時代大事件的記實照片，這些照片都是印刷所裡的首席攝影師美國洋人斯塔福親自拍攝的。

如果說印刷所是商埠印書館的拳頭，樣品展覽室是商埠印書館的門面，那麼商埠印書館的靈魂就是在樣品展覽室樓上的編譯所。編譯所分成十幾間大辦公室和兩間小辦公室。編譯所由前清的一位姓張的翰林主持。張翰林原為成宣懷所辦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院長，因與南洋公學美國籍學監福開遜不和，被求才若渴的商埠印書館總經理方瑞說服離開南洋公學，以股東董事身份加入印書館。編譯所在張翰林的主持下，網羅從西裝革履的留洋學生到保留辮子的前清大儒，在編、譯、著三個方面下工夫，使商埠印書

館出版的書籍刊物內容空前廣泛。

商埠印書館是由現任總經理方瑞和他的妻舅包暢創建的。方瑞是青浦縣人，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死於長毛戰亂，母親帶著他被英國儀和洋行的艾瑪小姐收留，在艾瑪小姐的關照下，他受洗為基督徒，在教會資助的半工半讀學校裡學會現代印刷手藝。方瑞在愛爾蘭人姜別利主持的專印教會刊物的印刷廠“美華書房”學徒滿師後，去《字林西報》當植字部主任，在學藝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後來成為他妻舅的同行和教友包暢。兩人決定跳槽出去自己創業。

包暢的父親是寧波府附近受美國長老會培養的第一代華人牧師。他在醞釀創業的時候，又拉攏自己的妻舅、同為出身第一代華人牧師家庭的尤坤入股。如此這般，通過一系列的姻親入股，湊滿3750銀元，以商埠印書館命名的印刷小作坊於1897年在江西路德昌裡開張。

開張初期，商埠印書館用的是教士瑪禮遜從香港運來的中文銅板鉛字和英國運來的一部手搖腳踏印刷機。憑方瑞在教會的一些人脈，接來教會學校的印刷品定單。方瑞和包暢學藝成材的“美華書房”老板，非但沒有介意這幾個從前的學徒成了今天的競爭者，反而覺得他們很有出息，把天主教《格致新報》和維新黨《昌言報》的印刷業務介紹給他們。儘管有這麼多貴人幫助，商埠印書館在最初一年隻是一家收支勉強相抵的印刷作坊。

在方瑞管銷售、包暢管印刷的分工下，合股的姻親們苦思如何使商埠印書館更上一層樓。他們認為光有印刷而沒有出版是不能在這一行裡出頭的。於是，合股的姻親尤坤想到自己的妻舅羅賚。羅賚從博習書院（東吳大學前身）畢業後，在中西書院當教授，是諸多姻親裡最有學問的人。一番商議後，他們決定請羅賚將一本英國人教印度人學英文的教材，改變為教中國人學英文的教材，取名為《華英初階》。《華英初階》印出兩千本後在二十天裡就被方瑞推銷賣完，接著再版幾次，銷出幾萬乃至幾十萬本。商埠印書館從此聲名大噪。

方瑞和他的姻親股東們用《華英初階》賺來的第一桶金，添購馬達印刷機和一切設備，再接再勵，接來印刷小學教科書的業務。這時，正趕上滿清廢科舉興新學的時代，商埠印書館的小學教科書暢銷全國。1906年，滿清允印的102種小學教科書，其中54種出自商埠印書館。於此同時，方瑞請來張翰林主持編譯所，自編、自著、自印，實現了商埠印書館從印刷作坊到印刷廠，再從印刷廠到綜合出版商的華麗轉身。創建14年後的今天，商埠印書館雇員超過千人，印刷品佔居全國市場三至四成，資本額超過一百萬銀元，年盈利達二十萬銀元，成了清末民初亞洲最大的華人出版企業。

隨著商埠印書館的華麗轉身，一場企業管理現代化的努力同時展開。印書館成立了董事會，姻親股東們各按所長，當上各個部門的主管經理，並且共推方瑞為總經理。

方瑞每天很早就來上班。他沒有一天能離開商埠印書館這個自己和姻親股東們用半輩子的辛勞、智慧、和心血打造出來的印刷王國。他熱愛聞到油墨的濕潤氣味，熱愛聽到印刷機的嘩嘩作響，熱愛腳底下感受到地板在馬達下震顫。他覺得自己是商埠印書館裡的一台機器，當然是商埠印書館裡最好的一台機器。

方瑞每天必去的第一站是印刷車間。他在那裡和圍著藍色工作圍裙的包暢會合，迅速交流當天的進展或難題。

“啊，方兄，你今天比平時早到20分鐘！”

“9點要開會。”

“你是來瞭解54號鉛字的排版進展吧？放心，進展良好。”

“500份山西大學堂訂的世界地圖呢？”

“已經印上了。”

“油墨顏料夠嗎？”

“尤坤在材料部催得很緊。如果進度不變，應該夠用。”

“京師大學堂也有訂購的興趣。”

“何時下訂單？”

“正在電報聯系。”

“我馬上通知北京印刷分廠做好準備，京師大學堂的訂單應該由北京分廠出貨。”

“我要回辦公室準備開會。”

“方兄請。”

方瑞和包暢拉拉手，離開印刷部。

從印刷車間到總經理辦公室的一路上，方瑞不停地被人打斷，請示他各種事情該怎麼處理，同時他也不停地打斷或阻止別人，詢問一些事情的進展。

路過庶務部的時候，剛好碰到庶務部主管羅賓，他是姻親董事尤坤的另一個姻親妻舅。

“羅主管，浙江官書局的定金收到了嗎？”

“收到了，總經理。”

“現金，還是期票？”

“是嚴子均那家錢庄的期票。”

“短期還是長期？”

“一個月短期。”

“馬上去匯豐銀行貼現換成銀子。照相部急需這筆錢去日本買器材。”

“是。”

快到總經理辦公室的時候，方瑞被包暢的弟弟包山攔住。

“總經理，季方剛剛遞入辭呈。”

“真糟，你確定他要去哪裡？”

“正華書局。”

“又是正華書局！告訴季方，請他下午務必賞臉到我辦公室來，我要親自說服他留

下。”

包山講的季方是商埠印書館裡處理文件的得力干將，而季方要去的正華書局是由幾個商埠印書館的資深職工去年離開商埠，自立門戶，開設的出版企業。正華書局正在成為商埠印書館的競爭對手。

方瑞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時，看到編譯所所長張翰林已在那裡等候自己。

“翰林公，您坐，您坐，實在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張翰林在商埠這間姻親盤根錯結的企業裡，是唯一沒有沾親帶故的高層人員。能做到這樣，是因為一方面，總經理方瑞思才若渴，充分尊重比自己年長的張翰林的才學，使張翰林在眾多的姻親董事或高管前，一點沒有局外人的感覺。另一方面，張翰林是一位歉歉君子，從不擺讀書人架子，既不貪財也不擅權，所以在印刷工人出身的眾多元老裡面，有什麼重大事情搞不定，大家都願意向張翰林求教，使張翰林的意見成為董事會裡一言九鼎的聲音。

張翰林四十多歲，浙江嘉興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曾任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參與戊戌變法，被前清革職。之後，一直在上海租界文教機構任職。他戴著玳瑁框的水晶眼鏡，目光慈祥，前額異常開闊，長臉盤，下巴留胡須。從外表來看，他跟總經理方瑞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兩人一年四季都穿中式長衫，腳穿中式布鞋。

方瑞跨進辦公室，他那又白又胖不蓄胡子的圓臉上正在冒汗。他從印刷車間一路趕來，用加快腳步去彌補每次跟別人交談引起的耽擱。

方瑞的辦公室用商埠印書館的生意規模來衡量，既不豪華，也不寬敞，除了結實的辦公桌椅、鐵皮文件櫃、待客的綠絲絨沙發外，唯一起眼的是沙發前茶幾上的一隻高瘦的水晶花瓶，花瓶上雕出精美的法國百合花樣，窗外陽光的折射下，在茶幾上顯出五顏六色的影子。花瓶是商埠印書館慶祝成立10周年時，董事會送給總經理的禮物。

“翰林公，金氏印刷公司那邊有沒有新的舉動？”

“上次送來那封信後，他們還在等我們的答復。”

“我們不要慌。今天也許不太稱心，明天有機會變得更好。”方瑞邊說，邊用手帕擦臉。

“我看這件事情還是我們讓步，息事寧人為上。”

張翰林說的“這件事情”是指美國金氏出版公司來函，責問商埠印書館不經同意，翻印出版金氏公司擁有版權的《世界通史》。來函要求商埠印書館立即停止翻印行為，不然金氏公司將採取法律行動。

《世界通史》這本書正放在方瑞的辦公桌上。這本精裝封面的書共有894頁，作者是美國俄亥俄州佩而芒學院院長、著名歷史學家邁爾斯教授，出版商為美國賓州金氏出版公司。

“讓步？不能輕開此先例。”方瑞表示異議。“商埠印書館出版或翻譯出版這麼多洋文書，家家都照此辦理，我們應付不起。”

“不讓步，打官司有把握嗎？”

“先聽聽大律師怎麼說。”

方瑞說的“大律師”就是容定。容定跟方瑞是又一層姻親。具體關係是這樣的：方瑞的妻舅是商埠印書館另一個首創人包暢，包暢的妻舅是商埠另一個董事尤坤，尤坤的妻舅是幫助商埠印書館編譯《華英初階》的羅賚教授，羅賚的妹夫暨尤坤的連襟是容定律師。尤坤娶的是羅賚的大妹羅達，容定娶的是羅賚的三妹羅米。包、尤、羅三家的父親都是長老會在寧波府附近培養的第一代華人牧師。

當提著牛皮公文包的容定來到方瑞的辦公室時，方瑞將上述姻親關係詳細地介紹給張翰林。博學的張翰林聽得一頭霧水，無可奈何，隻好邊聽邊點頭，表示聽得非常清楚。

容定脫下西裝外套，放在絲絨沙發的靠背上，將牛皮公文包豎立放在腳跟。

“律師事務所生意怎樣？”

“忙得不可開交。”

“這樣收入不就好得一塌糊塗嗎？”

“不一定。有時候，小客戶滿天飛，加在一起不如一個大客戶。”

“你讓翰林公和我都明白就是了。本來我們想上律師事務所找你，因為很多資料都在我這個辦公室裡，隨身帶來不方便，隻好請大律師大駕光臨。今天談完後，諮詢費怎麼算，你公事公辦好了。”

“每件案子的第一次諮詢是免費的，這是律師事務所的規定。請給我看金氏公司的來函。”

容定從西裝背心裡取出眼鏡，夾在鼻子上。

方瑞打開辦公桌後的鐵皮文件櫃，從標明“極密”的文件夾裡取出金氏公司的來函，以及商埠印書館介紹《世界通史》的廣告、訂購《世界通史》的定單、貨款收據，厚厚一大疊，交給容定。

容定仔細看完來函，粗略看過所有單據，然後問：“在這之前，你們跟金氏公司有沒有任何來往？”

“沒有。”

“商埠印書館是怎麼想到要翻印《世界通史》的？”

“南京匯文書院的教授問我們有沒有關於世界歷史一類的參考書。我向瑪禮遜教士打聽，教士推薦這本《世界通史》。後來，我們向其他書院發出廣告，訂單跟著來了。”

“知道金氏公司怎麼發現你們在翻印《世界通史》嗎？”

“不確定，隻能猜一下。聽銷售部的跑街說，3個月前，美國金氏公司派人到中國來開拓市場，後來我們就收到這份來函。估計是金氏公司的跑街發現了我們翻印的《世界通

史》。”

“大律師，我們這樣做，算不算盜版？”張翰林打斷方瑞幾乎包辦的跟容定交談。

“這要看這本書的出版是否觸犯出版法或版權法。”容定說著，從牛皮公文包裡取出一本標準拍字簿，和一支鉛筆。“而有沒有觸犯法律，要看什麼樣的法律適用於商埠印書館。所以，首先讓我確定一下，商埠印書館是什麼樣的企業。請回答我，商埠印書館是在外國領事館註冊的外商企業嗎？你們的回答我需要記下。”

“不是。商埠印書館是向工部局註冊的華商企業，不過，商埠印書館有日本股份。”

“日本股份有沒有到達到或超過50%？”

“從前有，現在沒有。”

“也就是說，在商埠開始翻印《世界通史》的時候，華資股份已經超過50%，對嗎？”

“對。不過這有什麼區別？”

“是這樣的。如果商埠印書館是外商企業，有沒有盜版《世界通史》，要根據外商和外商之間的版權法。如果商埠印書館是華商企業，有沒有盜版《世界通史》，要根據華商和外商之間的版權法。”

“那麼根據華商和外商之間的版權法，商埠有沒有盜版？”

“我需要看一遍這本書後，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我能借走這本書嗎？”

總經理點頭。

容定站起來，把辦公桌上的《世界通史》放入牛皮公文包。然後，像做交換一般，他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合同書放在桌上。

“如果，商埠印書館決定委托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全權辦理此案，請在這份合約上簽名。然後，我將這份合約帶回事務所，請上級合伙律師簽字。目前，我還沒有這個資格代表合伙律師簽字。請。”

方瑞並不馬上簽字。憑著商人的機敏，他對任何合約在簽字前都要作仔細研究。當

方瑞坐在辦公桌后研究合約的時候，對整個事態憂心忡忡的張翰林向容定請教這件版權案的可能結局。

容定是這樣回答的：

“西方人跟我們東方人不同，西方人更重視創造的價值，而東方人更重視制造的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一本書的價值是作者創造的，賣書的利潤，應該歸於作者，這是作者的權利，叫做版權。如果作者將這個權利賣給出版商，出版商就擁有版權，或根據不同的合約，同作者共同擁有這份版權，分享賣書得到的利潤。”

“大律師，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沒有版權，所以無權享受利潤？”

“翰林公，在看完這本書之前，我不能確定商埠印書館有沒有權利收取出版這本書的利潤。但是如果，注意，我這裡說的是如果，”容定舉起雙手，用手指作出引號的手勢，“如果，會審公廨最終判定商埠印書館無權收取出版這本書的利潤，那麼商埠印書館就不能再無償出版《世界通史》，對以前的獲利也要對金氏公司作賠償。這就是這個案子的可能結局。”

“那麼，我們主動找他們談判，會不會有較好的結果？”

“這叫做庭外和解。好處是，悄悄私了，不會驚動別的外商以類似的理由找商埠印書館賠錢。壞處是，金氏公司看准商埠印書館沒有膽量打官司，會趁機這樣，”容定用嘴做了一個獅子大開口的意思。

這時，方瑞已看完委托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處理同金氏公司發生《世界通史》版權爭端的法律合約。簽名後，他把合約書還給容定，然後問：

“大律師，照你的看法，這場官司，該怎麼下手？”

“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選擇。上策是，我們能找到一個理由，使金氏相信這是一場他們打不贏的官司，從而使金氏公司接受和商埠印書館庭外和解。注意，這種庭外和解跟剛才我說的那種庭外和解根本不同。剛才說的庭外和解，是我方怕打輸官司，在壓力之下

跟對方締結城下之盟。現在，我說的庭外和解，是廢掉對方手裡的攻城武器，不得不跟我方結束戰爭。

“中策是，我們找不到上面說的那個理由，不得不跟金氏公司去會審公廨對簿公堂。在公堂上，我方利用對方對中國的國情、商情不瞭解，求勝心切的急躁情緒，在官司過程中抓住對方短處，尋找借口，拖延時間，從而降低對方起訴內容的沖刺殺傷力，最后達到沒有賠償或很少賠償的結案。

“下策是，我方和對方對簿公堂，在官司過程中抓不到對方任何短處，輸了官司，被會審公廨判定非法出版《世界通史》，從而不得不作出巨額賠償，並且引來別的外商，比照此例，統統來向商埠印書館要錢。”

容定的解說使方瑞和張翰林對當前的局勢感到希望與擔憂同時增加。容定猜透他們的心思，不等發問，繼續講了下去：

“當務之急，不是決定採取上中下哪一策，而是火速給金氏出版公司回函，爭取時間，免得金氏公司給我方扣上故意拖延時間的罪名，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之前，採取正式的法律行動。”

容定邊說邊把委托合約放入牛皮公文包，然後站起來，穿上西裝上衣，顯出要結束會議，離開總經理辦公室的樣子。

方瑞跟張翰林跟著站起來。“給金氏公司的回函拜托大律師了。”

“我回到事務所馬上就寫。兩位留步。”容定和兩位主人拉手。

方瑞和張翰林將容定一直送到總經理辦公室所在房子的大門口。方瑞想等容定的馬車到來，送容定上車，卻被容定拒絕了。

“總經理，翰林公，聽說商埠印書館有一間大型圖書館，想去參觀一下，請告訴我，在哪棟樓裡？”

“大型談不上，就在那裡四樓，”方瑞指指寶山路對街一棟五樓的龐大建築。

“兩位請回，我自己去。”容定說罷，擺擺手，穿過街去。

方瑞望著容定的背影非常納悶：這位姻親大律師，剛才的樣子很急，又是“火速”，又是“馬上”，怎麼突然有閑心思參觀圖書館呢？

容定穿過街，走進對街的那棟五樓建築。建築的一樓是商埠同人俱樂部，此刻沒到午休時間，所以空空蕩蕩，除了俱樂部裡的工作人員，沒見其他人。二樓是職工閱覽室，讀報室，有些員工，不知是出於工作需要，或是個人興趣，正在這裡讀報。三樓是商埠印書館出版圖書保存室，這裡像檔案一樣保存著每一種、每一份商埠出版的刊物，其中包括容定投過稿的每一期《東方雜誌》。

走進四樓圖書館，容定覺得有點腿酸，便把牛皮公文包寄放在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櫃台上，順便向工作人員瞭解了圖書館的來歷。

這間圖書館，是張翰林的杰作。張翰林主持編譯所後，成立名為“含芬樓”的藏書室，大量收購各類中外圖書，供編譯人員工作參考。經年累月，藏書浩瀚。“含芬樓”頗具規模後，張翰林想到上海還有很多無錢買書的窮學生，經過一番商議，得到方總經理的支持，將“含芬樓”擴大成對社會開放的公共圖書館。

容定聽完工作人員的介紹，覺得兩條腿已經從爬四樓樓梯的疲勞裡恢復過來，便在工作人員的初略指點下，走向一片又一片的書架，尋找自己感興趣的書籍。

容定發覺這個地方的藏書確實驚人。中文書裡，古籍書的善本、珍本、甚至孤本，應有盡有，元明兩代2081種府、廳、州、縣志，1752種在這裡，佔84%。洋文書裡有很多十五世紀以前出版的珍本，包括梵蒂岡羅馬教皇所收藏的中國唐代太后、太子、太監皈依天主教的畫冊。當代中外書報雜誌裡有荷蘭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的《學報》，香港的《哲學評論》和《愛丁堡評論》、德國的《李比希化學雜誌》、前清光緒年到宣統年的全部《京報》。。。

容定在商埠印書館的圖書室裡足足待了5個小時，熬過飢腸轆轆的午餐時間。他挑

中兩本書，向圖書館工作人員辦理了交1銀元押金後的出借手續。然後，他提著牛皮公文包，走下四層樓梯。

登上馬車的時候，小劉問容定：“老爺，是回家？還是去事務所？”

“事務所。”

容定回到事務所，發現上級合伙律師麥克尼爾的辦公室空關著。他問在走廊裡碰到的秘書小姐。

“露辛達，麥克尼爾先生下班了嗎？”

“他到英人‘上海總會’去了。”